



著 蘇 蘇

把秧歌舞扭
去海上到

著 錄 錄

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

東北書店印行

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 1948.10. 再版

著 作 者 蘇 蘇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峰 梅河口 通化
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北安 白城子 熱東

哈.4001—7000.

目次

有沒有寫童話？	一
一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	八
二啊哈，上海人扭起來啦	一七
三真的到了上海	二七
四「慢慢的，快了。」	三八
五「不許」，「不要」	四八
六二流子，多可羞	五七
七要有勞動觀念	七〇
八上海應該組織民兵	八三
九過新年	九四
一〇扭一個秧歌舞	一〇
一一上學	一一〇
一二開個鬧學會	一二六
一三自己管自己	一三九
	一五〇

一四 警告.....	一六一
一五 小巧子回「家」去了.....	一七三
一六 大家來跳秧歌舞呀.....	一八四
一七 咱們一定要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	一九八
後記.....	二〇六

有沒有寫童話？

真可把我急壞啦！一碰到熟悉的同志，他們總是要這樣問我的：

『有沒有寫童話？』

唉，怎末回答呢？一個人就不應該吹牛的，一是一，二是二，你沒有寫童話，怎末可以說寫了童話呢？於是，我就回答：

『我沒有寫。』

你看，作興這樣麼？我說過沒有寫不就完了麼？但同志們却偏偏還要這樣問我：

『爲什麼不寫呢？』

『唔唔……』於是我歎氣了，我真想說明我沒有寫的原因，同志們却又說了下去：

『爲什麼不寫呢？可以寫一本解放區的童話。不是麼，解放區的兒童們可真英雄哪！比方……』

『唔唔……』我沒有話說。我心裏可真難過。

是的，我到了解放區不是有三年多了麼？三年多裏面可以不寫出一本童話麼？你在上海的時候，五年時間裏，不是寫了十幾本童話麼？

我沒得話說，我只是：『唔唔……』。

新安旅行團在鹽阜區，小同志們就常常寫信給我：

『替我們的兒童生活寫些童話好麼？』

新年裏，他們寄給我一張『兒童之友』的賀年片，我真想哭了。唉，三年多，我因為在機關裏工作，把解放區的小同志們却忘掉啦！我沒有寫出一本——不，一篇童話來，這不是你把解放區的小同志們忘掉了麼？

這次到淮陰來，從前在上海認識的同志們，碰到不少，一碰到，就問我：

『有沒有寫童話？』

你看，作與這樣麼？可是，他却偏偏又這樣問我：

『爲什麼不寫呢？』

你看，那個同志圓睜着兩隻眼睛，好像又要問啦！我忙說：

『真是抱愧得很啊！我太不注意解放區小同志們的活動啦！我以後一定要注意，不，我要去了解他們的生活，我以後一定能够寫得出來的。怎末，你不相信麼？唉，同志，好同志，你瞧吧！』

於是，我開始想了。

唉，想不出啊！一點，一點點，一點點點也想不出來啊！解放區什麼都是新的，連小同志也是新的。我平時又沒有去好好地解那些新的小同志們的生活、的工作，怎末想得出來呢？

於是，我軟氣了，我難過了。

啊哈，正在這當兒，巧巧，這個十一歲的小姑娘——呵哈，不，巧巧就不答應我叫她『小姑娘』，她說：

『多難聽呀，小姑娘。』

好，那末就叫你巧巧吧，你真是個淘氣的小同志。

怎末，巧巧也不答應我叫麼？那末，叫你什麼呢？

巧巧嚀一嚀小嘴吧，說：

『不要你叫我巧巧，要你叫我小巧子。』

噢，爲什麼要叫你小巧子呢？

『老百姓看見我秧歌舞扭得好，就問：這小同志叫什麼名子呀？我就告訴她們：叫巧巧。她們就咧開嘴巴笑：呵，叫小巧子。從此，我就叫小巧子，我歡喜這個小巧子的名子呀！海，什麼都要羣衆路線呀，羣衆不高興叫你巧巧，你却偏偏要叫巧巧，這就叫做不走羣衆路線。咱們毛主席——對，毛主席你曉得麼？……』

啊哈，你看，巧巧——啊，不，小巧子的兩隻大眼睛，睜呀睜的，盯着我瞧，又問了一句：

『曉得麼？』

我高興地笑了。我故意說：

『不曉得。』

她却發脾氣啦。她說：

『不曉得，我就不跟你談。』

唉，作興這樣麼？我歡喜你，小巧子——你看，我叫你小巧子啦，你跟我談吧。』

『那末，我問你：你曉得毛主席麼？』

『我曉得。』

『他是怎末樣的人？要你馬上回答！』

『啊，要我馬上回答麼？好，我馬上回答你：』

『是中國人民的救星。』

『還有呢？』小巧子兩隻大眼睛發出烏黑烏黑的光來，盯着我瞧，一動也不動。』

『還有，唔唔，還有……』

小巧子可真不作興呀，她見我回答不出，她就說：

『啊，這末大的人啦，也回答不出。』

我一把抱過小巧子來，我說：

『小巧子，還有什麼呢？告訴我。』

『告訴你是可以的，不過要給我括個鼻子。』

唉，這怎末可以呢？

可是小巧子說：

『不括麼？那我就走了，我就不給你說啦！』

小巧子真的要走啦！這怎末可以呢？我忙說：

『好好，我給你括個鼻子，我給你括個鼻子，不好麼？』

我就把臉向小巧子湊去，小巧子就伸出一條手指來，把我的大鼻子捋了一下。」

『好啦，鼻子給你捋過啦，你就要告訴我啦！』

『好，告訴你：毛主席是咱們小孩子的爸爸。』

哈，是小孩子們的爸爸！

『可不是嗎？你沒看見過一本書，叫做毛澤東的故事，那裏面寫着，毛主席多疼愛小孩子麼？毛主席不是咱們小孩子的爸爸是什麼？』

我怕小巧子不高興，我忙說：

『是的，是的，毛主席就是你們小孩子的爸爸。』

小巧子這下子可高興啦！她說：

『咱們毛主席就叫咱們大同志和小同志，都要走羣衆路線的。』

哈哈，這個小巧子可真不平常呀！這末個小傢伙，要是上海，生在一個爸爸媽媽疼愛的家庭裏，說不定還掛着鼻涕呢——掛鼻涕可多醜呵！媽媽一走開，包你就『嗚哇嗚哇』地哭啦！

我想，這個新的小巧子一定有一本童話可寫。於是，我就帶小巧子走到街上去，買了一斤花生米子，我說：

『小巧子，我請你吃花生。』

『好呀，請客麼？』

『請客，請客。』

我又帶小巧子回到我的小屋裏來，我問：

『小巧子，你幾歲到解放區來的？』

小巧子剝開一顆花生，她眨眨眼睛，她說：

『六歲來的。』

『一個人來的麼？』

『跟爸爸媽媽一同來的。』

『現在你的爸爸和媽媽呢？』

『到上海去啦！』

『什麼，到上海去了麼？』

小巧子把剝開的花生殼丟了，小聲小氣地說：

『不要給人說，回頭傳出去，給反動派曉得了，不好的。』

哈哈，你看，小巧子的政治警覺性可真高呀！於是我又問：

『爸爸媽媽不帶你去麼？』

『不，爸爸媽媽帶我去的。』

『怎末，帶你去的麼？怎末……唉，小同志不作興吹牛的，既然帶你去，怎末在淮陰城裏呢？』

小巧子說：

『怎末，你不相信麼？告訴你，蘇蘇同志，我一點也不吹牛的，爸爸媽媽帶我到上海去，後來，

我不高興在上海——真的，誰高興在反動派地區裏呢？那裏就一點也不自由的，一點也不民主的。我就對爸爸媽媽說：爸爸，媽媽，我不要住在上海啦，上海一點也不好，我要回到解放區去。開頭，爸爸不肯，媽媽更加不肯。後來，我一定不肯在上海。真奇怪，爸爸媽媽一到不自由不民主的上海，他們也不民主起來啦，他們就不肯給我自由，他們不讓我回到解放區。後來，我就哭啦……」

啊哈，小同志作哭哭的麼？哭多醜啊！小巧子忙說：

『日本鬼子和漢奸掃蕩我們，我不哭的。可真奇怪，爸爸媽媽壓迫我，我就氣不過，我就要哭啦。後來，我說：爸爸，媽媽，你們不民主，我批評你們，你們應該自我檢討一下，這對麼？』

哦，女兒作與批評爸爸和媽媽的麼？

『蘇蘇同志，你沒有攪通這個問題，為什麼女兒不可以批評爸爸和媽媽呢？我的同學大海子，就批評他的爸爸生活吊兒浪當、二流子呢。』

唉唉，小巧子對的，爸爸和媽媽如果不對，做女兒的和做兒子的就可以批評他們的。我忙承認我的不對。我說：

『後來你的爸爸和媽媽接受你的批評麼？』

『後來爸爸和媽媽就讓我一個人回到解放區來啦！』

哦，這樣麼？啊哈，可以寫一本童話啦！就拿小巧子跟爸爸和媽媽到上海去，後來小巧子又不高興在上海，回到解放區來的故事寫本童話不是很好麼？我就對小巧子說：

『小巧子，好，告訴我，把你怎樣跟爸爸和媽媽到上海去，後來又怎樣不高興在上海，回到解放

區來的事告訴我好麼？」

小巧子看看堆在桌子上的花生，說：

『你不是叫我吃花生的麼？』

啊哈，對啦，買了花生不叫小巧子吃，却要她講故事，這作興麼？

我就說：

『好，小巧子，那末你先吃花生吧，吃了，再講；講不完，明天講；再講不完，後天講，要是再講不完呢？好，那末，再後天講吧！對了，我請你今天吃晚飯，我去買五塊錢牛肉，好麼？』

小巧子笑笑。我就說：

『小巧子，你等一等啊，你先吃起來，我去買牛肉。』

我就跑出去買牛肉啦！

啊哈，我就寫小巧子的故事吧！

可是，小同志們，你可不要着急，等小巧子吃了花生，讓她把故事講給你們聽好啦！

一 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

鬼子投降啦！

這消息傳出來，誰都高興呀，高興得發狂啦！

小巧子不管天氣怎末熱，就扭起秧歌舞來，和同學們一塊到鄉裏去。他們扭着秧歌舞，唱着小調子。他們把鬼子投降的消息告訴給大眾聽。

可是，作興麼？反動派不繳鬼子的槍，還把二鬼子改編成『老中央』，就一起打起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來啦！

大家都不高興，大家都恨反動派，你看，反動派還倚仗外國反動派的勢力，向解放區進攻呢。

小巧子也不高興，小巧子也恨反動派，小巧子說：

『反動派真混蛋呀！』

於是，小巧子又扭起秧歌舞來了，小巧子和同學們又到鄉裏去，到集鎮上去，他們的小嘴巴子，唱出反動派的罪惡來。

老百姓看了這個小宣傳隊的秧歌舞，聽了這個小宣傳隊的小唱歌子，他們也恨起反動派來了。

『反動派不對呀，平時不打鬼子，等鬼子投降了，倒來扯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腿，向咱們解放區的老百姓進攻！』

『共產黨來了，咱們老百姓才當起家來，咱們老百姓生活才改善，現在老中央要來，啊，這可萬萬不行！』

『過去咱們在老中央下面過過日子的，老百姓就不能當家，老百姓就苦得沒得命，咱們不能讓老中央來！』

老百姓你一句，我一句，大家惱火。

小巧子的小宣傳隊，秧歌舞就扭得更加來勁，他們唱着：

同胞們呀，

團結起來！

我們要呀！

保衛家鄉！

『對，咱們老百姓要團結起來，要保衛家鄉，不讓反動派插進一隻臭腳兒來！』

小巧子的小宣傳隊，秧歌舞就扭得更加來勁啦！小巧子身體累了，嗓子啞了。可是，小巧子還是扭，小巧子還是唱。她天天，跟着同學們，到鄉裏，到集鎮上去。

有一天，小巧子從鄉裏回到學校裏去，她看見一個穿制服的大漢子，站在媽媽跟前。小巧子一看，就曉得這個大漢子就是她的爸爸。

啊，爸爸就有幾個月沒有來看媽媽和小巧子啦！爸爸忙得很呀，爸爸在幹革命，爸爸當然沒得空來看媽媽和小巧子啦！

爸爸挺愛小巧子的。爸爸要麼不來，一來，就要給小巧子買些東西吃。爸爸還要抱抱小巧子。爸爸總歸是這末問小巧子的：

『小巧子，學習怎樣？』

也不等小巧子回答，爸爸就說下去：

『要好好學習，大了就可以大幹哪！』

有一次，爸爸批評小巧子：

『你發媽媽的脾氣嗎？唉，不要做小姐啊，一個小革命家，就不應該在媽媽跟前撒脾氣的，曉得嗎？』

小巧子不高興了。唉，作興麼，你爸爸一兩個月來看咱們一次，可以那末不客氣的麼？可以批評小巧子的麼？小巧子就不吃爸爸買來的東西，小巧子就往外邊一溜，跑啦。

後來，爸爸把小巧子找來了，爸爸抱着小巧子，爸爸問小巧子：

『不高興麼？』

爸爸搖搖頭，爸爸沒說什麼，爸爸把一塊糖送到小巧子的嘴巴裏。

小巧子『哇』的哭了。

爸爸說：

『多羞呀，小革命家哭啦！』

小巧子真地羞起來了。唉，怎末攙的，怎末哭起來啦？唉，爸爸的話對的，不要做小姐。向爸爸哭，就是小姐氣呀。

爸爸把小巧子放下地來，爸爸說：

『小巧子，爸爸給你扭個秧歌舞。』

於是爸爸扭起來啦。

爸爸扭得一點也不好看。小巧子笑起來了，小巧子說：

『多難看。』

爸爸也笑起來了，爸爸說：

『那麼，你扭個好麼？』

媽媽在旁邊說：

『對，小巧子扭個吧。』

媽媽對爸爸說：

『這小鬼才扭得好呢。』

小巧子就扭起來了。

小巧子看着那個大漢子，小巧子就想起那件事來。小巧子滿滿汗的小臉上，露出一個淺淺的笑容。小巧子想：爸爸多好呀，這次我可不能向爸爸撒野啦。我可不能有小姐氣啦，我要在爸爸的前面，表現出咱是個小革命家。

小巧子就走進屋裏去，小巧子叫了聲：

『爸爸。』

爸爸回過頭來，就一把抓着小巧子的手，爸爸問：

『小巧子，你們在外面宣傳麼？』